

阎明国 / 著

鲸吻上的炊烟

阎明国 /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E
WEN
SHANG
DE
CHUIYAN

罅

阎明国 / 著

吻上的炊烟

群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鳄吻上的炊烟 / 阎明国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2006.1

ISBN 7-5014-3499-9

I. 鳄… II. 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8627 号

鳄 吻 上 的 炊 烟

著 者: 阎明国

责任编辑: 张 蓉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76 千字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499-9/I · 1487

印 数: 0001—4000 册

定 价: 22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责任编辑：张蓉

谨以此书献给叶丽宁女士

序

蒋子龙

这部书开篇就是个“杀”字，展开了一个强有力的故事：

杀掉自己的恩人，就可以把那满桌金币全他妈划拉到自己的怀里……霹雳般冲出脑海的想法，如同精液喷射，一激一颤，让他整个心身陷入癫狂的激颤之中……而故事的“激颤”，是在过去和现实的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，跳来跳去，互为因果。让历史与今天对接，任思想和激情纠缠，直面今天的现实和过去的现实，在现实的重置中完成人物塑造，重新探索和安置他们的灵魂。

这显然是个复杂的诡异幽魅的故事，充满象征主义意趣。小说开篇就提到的价值数千万元的共和国金币——代表了现代人的贪婪和欲望；

贫穷的拥挤在社会最底层的布哭街——象征着历史；

由布哭街的穷孩子变为富翁的周天东——是今天不可捉摸的现实；

正直而又充满矛盾、死硬而又不得不妥协的船长柯亚诚——象征着灵魂；

女主角叶丽琳——代表着理想；

装载着近三万吨水泥的“大陆”号巨轮，要从夏港启航驶往正在大兴土木的海南，想发财的、想偷渡的、想讹诈的、想在中途炸

沉这艘船的、想害人和想救人的……各色人等都来到了这艘船上。这趟具有象征意味且充满变数的航行——就代表了命运。

当惊心动魄的航行完成后，所有人的命运都改变了。贪欲使想当警察的人做了强盗，命运使青梅竹马的恋人反目，灵魂面临着死亡……

作者就这样支撑起自己的想象力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象征力和道德象征力。小说的震撼力，就来自作者的这种气蕴，也是这种气蕴决定了他处理主题的方式和风格。

他耐着性子布下一环环的情节锁链，在污秽的生活找到洁净的灵魂。但小说的线条却硬峻拔挺，文字间夹带着雄风健骨，冷峭犀利，气势宏阔。

行文至此，似乎就不能不说说这部书的作者阎明国了。

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他是年轻的实力派作家群体中的一员，不仅受到文坛的重视，在作家群中口碑也格外好。飞短流长、是非纷纭的文坛上，鲜有对他的微词，老老少少对他都很器重。而他本人却总是很低调，不张扬，不争锋，更不在意怎么去大红大紫。这引起了我的好感，经过接触发现了他为文为人的原则性，在自由散漫又喜欢随风转舵的现实生活中，他的男人的忠直、磊落，有时甚至会让人想到唐吉珂德。在当今社会，他或许是为数不多的在关键时刻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！

可是，他又非常的文质，极度敏感，带着令人吃惊的诚实和一股苦涩味道。生活中经常恍恍惚惚，有时候让人觉得他的心灵并不在他生活的地方……终于，在 1990 年代初，他脱离文坛，下海经商。

沉默十年后，突然重现文坛，托出了长篇《鳄吻上的炊烟》。

这是一部典型的男性小说，切入生活的角度、人物塑造、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，都是男性的，男性的立场，男性的感觉。有肝胆

的文字，雄劲的情节，绝不衰弱的人物。尤其是男性人物，具有厚实的血肉，情感浓烈激荡。

作者显然很清楚这部小说情节的复杂性，因此主要人物的设计都不是单向度的，保持了生活的暧昧性、多义性，并坚守着创作的真实。书中的男性力道还体现在人物对话上，作者常常用对话推动情节，无须过多地铺陈，行动直截了当。

书中又有太多不稳定的男性激烈情绪，跃动、发散着强烈的阳刚之气，热力四射。在这个以柔软和滥情为时尚的文坛上，自尊自重地站住了一个硬汉，让男性的自主性和自信力坚挺起来。

但，这部小说的本质却是精神的。在揭示心灵或意识堕落的同时，也竭力去寻找现代生活的精神资源，这是一种在财富和权力的角逐中不容易被环境所吸纳的精神。小说威势撼人，锋芒外露，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，格外需要精神上的阳光。

生活中到处都堆积着可供思考的东西，失去精神，人生就失去了太阳。小说以这种方式提出灵魂的问题，可谓寄托遥深，意蕴幽远。

这部男性小说里唯一的软弱是爱，爱使硬汉变得软弱。因为爱本身就是人性中的一种软弱。而小说中的人物又都不能不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在承担这种软弱时现出了心性的差异，有阴损的狠毒，有黏糊糊的贪婪，有热切的希冀，也有明朗的死亡……爱随情变，情随意转，小说的象征意向便也字里行间蓬勃扩散开来……

最终，由严酷的现实完成了对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塑造，以对应小说开篇时的象征性。

阎明国是通过这部小说在构建自我。我想他做得不错，所以写了上面的话，以表贺忱。

直播之一

杀掉周天东，就可以把那满桌子的金币，全他妈的攥到自己怀里了……霹雳般冲出脑海的想法，让宋康的整个身心全部沦陷到癫狂快乐之中：原来发财就这么简单呀！接着，那冲出脑海兴奋了一遭的想法，渐渐地竟把宋康给吓住了：杀人……杀掉自己的恩人？干掉十几年前自己曾经跟随的老板？毁掉出钱给自己买了一份警察职业的亿万富翁……

宋康并不知道，三个小时前收到了一条短信的周天东，按键阅读的那一刻，竟也被手机屏幕上的咒语给吓住了。

短信发自北京：周天东，夏港将是你的葬身之地，五天之内你先喜后悲悲从喜来，五天之内你毙命夏港必死无疑，五天之内你的全部财产将烟消云散。

农历在老话里边也叫阴历，宋康决定杀死周天东的这一天，是阴历的四月初八。

一千多枚精美的共和国金币和彩金币，混杂在五色斑斓的彩银

币中间，滑过宋康那错动不停已经湿润的手指，还有那忙活得就要捋不住神的目光，流水般铺满了宽大的原色橡木桌面。透明的硬塑币封，竟然没有遮住那些二分之一盎司、五分之一盎司，以及十分之一盎司的灿烂光芒。

心旌飘摇的宋康，说不清那金币给他的意味。“嘿嘿，彩金虎彩金龙，原来是这么一副德性呀。老板，这就是财经台里忽悠的，一礼拜涨了四千多三天里跌了两千块的贵妃醉酒啊，厉害，一枚就是一万八九呀，光这盒子也得要几十吧。四川那些盲流讲话，漂亮不喊漂亮叫粉，好家伙，得有八九十枚……嘿嘿，差点把人看呆了，呃，是粉呆啦。”

周天东满脑子都是咒语。五天之内悲从喜来毙命夏港必死无疑，天底下不会再有比这还可怕的咒语了吧？发短信的，是一位与不少省部级官员都有过交往的功法大师，据说他的升官预测屡试不爽，甚至包括小布什的当选。周天东不屑于大师的功法，但面对断子绝孙的诅咒，别管是否功法大师，周天东都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毙命夏港？老子在夏港新仇旧恨都没有，谁会杀我？眼前的宋康肯定不会，没有老子就没有他的今天；那么除了叶行仁、罗原，还有那位年轻气盛的市长，这一次就谁也不见了。把布哭街的盘子初步敲定了，明天就回北京。雷打不动就这么定了，不管明天是下雹子还是下刀子，晚饭之后就离开。

按照周天东的要求，上午从电视台借来一盘资料带的宋康，看着金币上的醉酒贵妃，忽然想起了电视台那位娱乐女主播的绯闻：甩出一万块，就可以睡一回。妈的，这比指甲才大了一点点的玩意儿，可以睡上一点五回或者一点六回呀。心里想着女主播那颤悠悠的乳房，宋康嘴里冒出来的却是另外一番话：“嗨，真漂亮，有啥也不如有钱好啊。老板，这些年不知咋整的，穷人越来越多啦，这一枚金币，少说也能让四五户穷人过上一个饱饱的大年。”



周天东头皮一耸。功法大师刚刚诅咒夏港是我的葬身之地，耳边就冒出了穷人越来越多的废话。烦心，穷人多少和我有啥关系，穷人多了凶险就多，有什么好说的。

没等周天东发脾气，宋康把话打住了。蓦地想到儿子那让人头疼的学费，累加起来还买不了眼前的一枚金币，而周天东对满桌子的东西又是那么不以为然，刹那间宋康便感到了渺小和悲哀。

“阿康呀，这满桌的货色，除了庸俗还应该是什么？回答不出来？哈哈，一级警司，这就是地雷阵，就是牢狱手铐，就是死刑判决；这还是面海靠林的别墅，五星级酒店前的奔驰 600、劳斯莱斯，私人包机的环球旅游和如云如浪的美女。阿康，你现在是公家人，吃公粮的要想往上走，这就是收购权力的执照。”周天东压低嗓门讲出的最后一句话，那低沉的声音犹如来自冰山，刹那间便透射出了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满腔冷酷。

宋康的鼻息沉重起来。莫非……发现了我的心思？不会，还从没听说金钱能够把人变聪明呢，夏港市面上的老板，手里的钞票越多，做事就越像蠢猪，利令智昏嘛。周天东比他们多啥，凭啥他就不能变成一回蠢猪？

“老板心情真好，要我猜呀，肯定和回家有关。”宋康仍像十年前那样，称呼周天东为老板，“老板别笑话我没见识，咱们夏港还是比北京好吧？”

“嗨，这话才叫有见识呢，和商场上的太子党们比，我这个布哭街出身的，是属于老天爷逼着发财那一拨的，我不在京城整上几大笔，老天爷都不干。要是像蚂蚁似的做个京城老百姓，真不如夏港的警察活着带劲呢。阿康，说来说去还是夏港好啊。”周天东用勾起的中指，轻轻敲打起桌面。

“这次回来老板都想见谁，用不用我来联系？”

“除了约好的，其他都不见，办完办不完事，明天我都回北

京。”

“老板，打心眼里盼着您回来呢，可每次您都是匆匆忙忙，好不容易逮着机会跟您吃顿饭，陪吃陪喝的又那么多，捞不着说心里话的空隙……”

“那几个号码不是都给你了吗，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边讲？”

“我怕您那头不方便。老板，说出来还怕您骂我……唉，警察我是真干腻烦了，五六年前就腻烦了，我打心眼里盼着老板……老板要是能够……”

“能够什么？痛快点，怎么想就怎么说。”

“呃，老板要是能够投点钱，我就脱了这身皮，整点经济啥的。”

“整点经济？好日子烧的吧？过去我就说过，你愿意干警察，说明你有头脑。警察了不得呀，是个警察就能办案子，法官检察官行吗？再说，你以为老板容易呀，一天到晚给数字扛长活。还记得当年我的话吗，你这人呀，除非跟着我，否则要么是个好警察，要么就是个犯大案的主儿，还好，你终于成警察了。”

宋康终于看出来，老板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他身上。他扫了一眼金币：当年的忠诚没用啦，妈的，心里明白咋还犯迷糊，老板的钱哪有白花的，忠诚只在对他有用的那一会儿还能值上几个钱，现在是狗屁不如！

老板台后面的低柜上，摆放着液晶电脑、数码相机、扫描仪和打印机一类的物品。周天东按了一下袖珍摄像机的控制键，侧面的大型屏幕里，应声冲出了一片绚丽。宋康开始平静了，金币终于在左眼和右眼里边消失了。不用看宋康便知道，画面是几个月前市委的新春招待会。听声音他就晓得，讲话的男人，正是权倾夏港并且拥有省委常委头衔的市委书记叶行仁。

“大家知道，我是一贯讲真话的，讲了假话就像起床后没冲澡，

整天难受不舒服啊。去年十月我到欧美考察了几天，政府的罗秘书长也去了。罗原同志老实厚道，任劳任怨，从来就没有私心杂念，是大家公认的好干部嘛。前段时间有人告诉我，说是南方的什么周末报，登了一篇糟蹋我在国外举止的文章。各位，我在西雅图机场让罗秘书长按摩了几下腰，捶打了几下肩膀，这就丢了中国人的脸了？罗秘书长的做法，那是我们尊老尊长的美德嘛……”

屏幕里涌出一片掌声，不少面带官相的听众，一边鼓掌一边微笑。看一眼就知道是小公务员的那些人，鼓掌的动作十分整齐，面部神情却又特别不真实，那份不真实，终于让周天东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。“阿康也可以调资料了，比我想像的要好啊。做什么老板，你也不是那块料。关于这位叶书记，还有什么值得一听的吗？在海南的时候，叶行仁可没有这么潇洒老练，今非昔比喽。半月前我在香格里拉见过他一次，请了几位挂在北影的女演员，陪他跳了两个小时的舞。官升脾气长吧，他说我没有在海南的时候让人喜欢了。你看看，当年我是很有几分讨厌他的，现在我喜欢上了人家，人家却不喜欢我了。尽管那是玩笑话，但我还得问问你，你跟我的时间最长，这些年我真是变化很大吗？”

望着老板那刮得十分干净的下巴，宋康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了，不把枪口顶到脑门上，警察是不会把心底的想法倒出来的。在周天东的注视下，宋康不自然地看了一眼天花板。“老板，一晃十年啦，十年前谁要下了岗，还不像天塌了一样，现在愣是有人盼着下岗。有人拍着胸脯说：妈的，咱下岗啦！那口气就像中了头彩……哦，老板，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叶……就是那个一直做不成业务的叶丽琳，先头我在街上见到她啦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，阿康，你见到叶丽琳了？叶丽琳在夏港？”满脸的矜持一扫而光，周天东猛然站起来，“你告没告诉她我在夏港？什么，你连一句话都没说？”

宋康禁不住用警察的目光看起周天东，他挺了挺腰板。“车里搁着顶得上几幢楼的金币，尽管有押运员，我也不敢大意呀。凶杀打劫的通缉天天有，见钱不要命的人多着啦，现在两口子都不说真话，还敢相信谁呀？我知道那时老板对她特别好……呃，自打离开海口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……我也想打个招呼，就算是不管车上的金币，老板，如果叶丽琳不是和您一起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意见啊。”

“见鬼，谁让你想这么多了，我不在乎这几个金币，你操的哪家子心？笨蛋，光知道我对叶丽琳好，就不知道我一直都在寻找她吗？”

周天东突然闭住嘴巴，一屁股坐到了皮椅上：找了几年都没找到的人，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，难道悲从喜来的咒语真要应验了？先喜后悲悲从喜来，毙命夏港必死无疑，五天之内我的全部财产要烟消云散……难道这一劫说的是叶丽琳？周天东的目光茫然了……

宋康皱了皱眉头，“老板是说一直在……我可想不到，我还以为你们早就好上了呢。老板，若这样那肯定是出问题啦，尽管老板在北京，但夏港还有公司的牌子呀，年年还报着空税呢，她要找老板还不容易？叶丽琳肯定不是今几个才回夏港的，天底下也不会有这么巧的事，怪啦，她为啥不来找老板？”

周天东神情复杂地沉默片刻，“阿康，你现在学会和老板讲话了，有进步。告诉我，当年你那么向往的职业，如今为什么不喜欢了？”

“老板，我没别的意思，要说这身衣服倒是蛮长心气的，可它分啥人穿呀，没职没权，这身皮就一分不值啦。我不想当一辈子的穷警察，要是不给工资，也不许贪污受贿，给个市长我都不干。现在没钱是真不行……”宋康的嗓子有些干涩，但目光没有游移，他



不明白，为什么周天东一下子变得心事重重起来。

“今天你钱字说得太多了。宋康，当年要是没有叶丽琳，恐怕我也就难有今天了，所以，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也不管他妈的什么咒语，我一定要找到叶丽琳。明天晚饭之前，要是没有找到叶丽琳，你就脱掉这身警服跟我回北京。听明白你先回去吧。”

周天东不叫阿康叫宋康了，宋康的心沉了下来——当年周天东不满意或者不信任谁的时候，惟一的变化就是改变称呼。脱掉警服？妈的，想让老子做一辈子马仔呀？做梦吧。拉开雕花木门，半个身子已经探出去的宋康，还是忍不住扭过头来。“老板，那次离开夏港的情景，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呐，包括路过布哭街，包括跟踪咱们的轿车……还有罗原和他带着的女人。老板在海南遭难时的情景我也记着，当时只知道老板拼命要救叶丽琳，真不知道叶丽琳还救了……”

周天东恼怒地挥了一下手，他没有去看慌忙中合上的雕花木门，离开高背皮椅，走到明亮的落地窗前。寻找了几年的女人，此刻就在这片被海风抚摸的蓝天下……如今的叶丽琳变成什么样了，她是幸福着还是苦难着……周天东的眼前浮现出如宋康所说的、当年离开布哭街的情景……周天东突然大悟：如果有谁想在夏港杀掉我，那一定是与“大陆”号有关系的人！没错，只有当年在“大陆”号上生活了一回的人，才有可能杀死我周天东！

往事 01

20世纪九十年代，周天东登陆海口的第一步，便是从布哭街开始的。上车的时候还未想到布哭街，“等咱们回来，恐怕布哭街早就拆光了。”罗原的一句感叹，登时就像少年时代听到了拉网号子，不顺着吼声跑到海滩看个究竟，那是绝不会罢休的。周天东立刻命令掉头，当汽车驶入布哭街的那一刻，他的心中蓦然便涌起一

片叹息的情绪。他万万没想到，那旧城改造的封门一笔，半空中一悬便是几千天，生死轮回了一代又一代的布哭街，竟然熬到了新千年。

那一天是农历的四月初八。其时的日报、晚报，正高谈阔论着什么爱心工程的旧城改造。夏港政府的远大抱负，就是准备拆毁周天东一家住了四十多年、从前清开始便像子宫般孕育了整个夏港的布哭街。看过了报纸也就知道了布哭街末日的周天东，虽然已经踏上了没有后路的赌徒之旅，内心竟泛起了一种诗人般的伤感，那伤感竟然没有让他感到奇怪——那时周天东已经知道，不少人开始骂他是布哭街的头号杂种了。

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个农历四月初八，坐在二手甚至可能是三手四手的美国车里，周天东的内心深处，正在享受着押上生命进行赌博的巨大快乐。有事没事总是嘀咕着只要勤劳持家、没钱烧香老天爷也会保佑的姐姐，肯定是把她惟一的弟弟看成一个背弃美德的大混蛋了。

车内弥漫着安静的气氛。神经已经暗自紧张了好久的宋康，慢慢扭动了一下因为向后张望而僵直的脖子，终于低声说了一句——有车跟踪。宋康知道，老板最讨厌的事情就包括大惊小怪，但后边那辆上海车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。自打夏港有了下岗工人，有了民工，有了开不出工资的学校，光天化日的打劫犯案早已不是新闻……

一脸思想状的老板没有反应，宋康提高声音又重复了一遍。被罗原称做南方朋友，皮肤又白又细自称江何慕丽的女人，眼睛一直在四下张望。她十分纳闷，为何没人对警告作出反应，马仔警告的可是生命危险啊。江何慕丽轻声问罗原：“他是在警告我们，你们怎么像没事一样？若在广东那边，肯定满车都会哗的一声，嘿唔买那辆老爷切跟踪我们？报警啊婆赛，客叠的火器好谢咧呀，唔怕错

甘滥杀羊啊。”

江何慕丽的广州话并不纯粹，罗原微微一笑，心想这女人还有演员的天赋呢。但回头一看那辆尾随而至的上海车，他的心情立刻就沉了下来，仿佛为了掩饰什么，他将目光转向了正在望着布哭街的周天东。

“讲普通话嘛。”扫了一眼后视镜中的江何慕丽，周天东将身体斜侧过来，转向了沉默的叶丽琳。后边坐着四个人，他估计叶丽琳会感到一点拥挤。“尽管阿康的警告总是及时，但听从的代价，将是直接破坏掉咱们的好心情，不划算吧？谁要在布哭街坏掉好心情，那可是绝对犯了一个大错误。”

汽车拐入主街，周天东回过身，他觉得余光被什么弹了一下，那余光的感觉有些发涩，他示意停车。

宋康正琢磨着阻止老板，抬头便撞见了周天东的严厉目光，他一哆嗦，禁不住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：混蛋，这是布哭街，是老板发家前往的地方，有多少理由，也不能在老家门口拦阻老板呀，疯啦？

尽管除了文物贩子，古老早已和荣誉、不屈、勤劳一样变得一钱不值，青黑的条石地面，仍旧试图证明着布哭街的古老、荣誉，和它那传历百年的宁死不屈。汽车进入主街，车窗刚刚落下，周天东的双脚已然感受到了青石条板那富有弹性的坚硬。他本能地呼吸了一口街面的空气。旧日的平静和简朴不见了，站在多少代人用苦难和欢乐踏磨出的、凸凹不平却依旧坚实的青石条板上，抬眼向街巷深处望去，仿佛整个夏港都龟缩成了一片肮脏破烂、歪歪斜斜、朽老不堪的没落屋群。往日那种布哭街特有的神色与自信，完全淹没在浮躁、慌乱、奔波流离的气氛里了。周天东怔了几秒钟，至少五六年没回布哭街了，老天，怎么冒出了这么多摊贩，快要把布哭街挤爆了。售爹卖娘一分钱，跳楼割肉大放血……招徕生意的喊